

花蓮的記憶

旅途常與歷史相遇，回來不斷追尋，讓我想得更深。

台灣花蓮的「灣生」，幾近湮沒的故事，讓我體會「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」的滋味。灣生，是日治時期移民台灣的日本人。二戰日本投降，台灣復歸中國，接收的國民黨，將灣生遣返日本。但灣生早扎根台灣，開山闢地，結婚生子，沒想過有這麼一天，被迫離開夢魂縈繞的台灣故鄉。

當年，遣返日本的灣生約48 萬人，被視為帶傳染病的乞討者，不斷被驅趕往貧瘠之地，多少可悲可泣的故事，多少生離死別的愛恨，淹沒在深埋的記憶中，化為山野殘存的寺廟碑石和神社遺迹，默默無語，告別一個不願追懷的時代。

有一年在花蓮，我來到日治時期的慶修院，那是日本移民供奉空海大師的寺廟，坐落吉野移民村。如今，吉野雖改名吉安，仍依稀看到昔日的村落佈局。

那時，剛讀到一個日本灣生的後代：田中實家，追尋了12 年的灣生故事，那土地彷彿注入歷史的生命，而不是尋常的村落寺廟。

慶修院，曾是吉野村的移民、他們的先輩精神寄託之地，寺院的神佛是心靈的紐帶，安撫那些飄洋過海來到花蓮的人。

走進慶修院，最矚目的是迴廊，擺放了88 尊來自四國的佛像，那是與空海大師相關的88 個寺院請來的佛，讓灣生在異鄉的土地，也能親炙四國的宗教靈場。

寺院中央木造的佛堂，便是歷盡百年風雨滄桑的慶修院，至今仍存有當年老死異鄉的灣生靈位。神佛不言，但見證這些日本移民，離鄉背井，筭路藍縷，以啓山林的故事。那些年，忍受台灣的颱風、洪水、傳染病和自然災害，經歷與原住民的衝突與磨合，建成第一個日本移民村。

那是一個自足的村落，道路、輕鐵、水圳、電廠、診所、學校、神社、寺院、郵局，一應俱全，但隨日本戰敗，淹沒在歷史的退潮中。淹沒的不單是村莊，還有人：那些曾在吉野村活過、愛過、痛過的人，他們的生死哀哭、開拓之苦與別離之痛，早消失在歷史的深處。

幸而有田中實家，鍥而不捨的追尋，搜尋灣生的故事，讓歷史的記憶重新鮮活，飽含血淚，祭奠那逝去的異鄉人。
（灣生物語·上）

隔兩日見報

cheungmankwong@ymail.com